

动态视角下轭式搭配的认知框架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Zeugma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洪峥怡 (Hong Zhengyi)

内容摘要: 从认知角度看, 轭式搭配语义的生成和修辞效果的实现都是隐喻使用的结果。就一个 $V+N_1+N_2$ 结构的轭式搭配而言, 子结构 $V+N_1$ 是一个常规组合, 而 $V+N_2$ 则是相对非常规的表达。在理解非常规搭配的过程中, 隐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但其实现的方式既不是简单地将 $V+N_1$ 作为源域, $V+N_2$ 作为目标域的跨域映射, 也不完全符合以 V 为范畴, N_1 和 N_2 为要素的范畴归属, 原因是拆分后的 $V+N_1$ 和 $V+N_2$ 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关联, 主体对前一部分的理解会影响后一部分理解时认知框架的构建,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整合过程。针对这一动态的理解过程, 本文遵循动态语义学的基本理念, 将语句的含义理解为语境改变潜力, 并基于情境语义学描写这类表达中的语境变化和语义生成, 其中, 语境的改变体现为情境类的重构, 而两个子结构之间的关联体现为情境类之间的规约制约。

关键词: 轭式搭配; 隐喻; 概念整合; 动态语义

作者简介: 洪峥怡,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语言逻辑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项目批号: 18ZDA29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信息流逻辑的隐喻语义动态性研究”【项目批号: 24CZX086】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Zeugma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Abstract: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oth the semantic generation and rhetorical effects of zeugma are depend on metaphor. In the case of a zeugma construction $V+N_1+N_2$, the substructure $V+N_1$ typically represents a conventional combination, whereas $V+N_2$ is a relatively abnormal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it requires ide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metaphors. The metaphor in a zeugma is neither a simple cross-domain mapping where $V+N_1$ serves as the source domain and $V+N_2$ as the target domain, nor does it fully adhere to the categorization where V is the category and N_1 and N_2 are its elements.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and types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V+N_1$ and $V+N_2$ components, and the ag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er part will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du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ter part, so it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o address this dynamic understanding process, this paper follows the basic tenet of dynamic semantics,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 as the 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and uses situation semantics describes the contextual variations and semantic generation of such expressions based on. Here, the change of contexts is reflec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 types, whil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ubstructures are the conventional constraints between situation types.

Keywords: Zeugma; metaphor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dynamic semantics

Author: Hong Zhengyi i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Natural Language Logic (Email: flourite@zju.edu.com).

一、绪论

轭式搭配 (Zeugma) 是一种高度文学性的表达,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 它以独特的词汇搭配方式构建了全新的认知图式, 实现了特别的修辞效果。Zeugma 一词源于希腊语的 *zeugnynai*, 其意为“连接”或“用轭连起”。轭, 原指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曲木, 以此将两头牲口套在一起拉车。¹ 轭式搭配的结构便与之类似, 《牛津文学术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将其定义为这样一种修辞手法: “在一个句子中, 单个单词与句子的两个部分相关, 且往往在语法或逻辑上仅适用于其中一个部分”(Baldick 278)²。典型的轭式搭配是, 使用同一个动词、介词、形容词同时支配或修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 使其产生不同语义。一种情况是, 只有部分是符合逻辑的惯常用法, 其他非常规搭配需要借助于常规搭配构建的语境才能被接受。如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 (她对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打开了家门, 也敞开了心扉。), *opened the door* 是字面义, 而 *opened her heart* 不能按字面义直接理解; 另一种情况是同一个词以不同的义项与几个名词分别搭配, 表达不同的意义, 如 *Yesterday he had a blue coat and heart* (昨天她穿了蓝色的衣服, 怀着忧郁的心情), *blue* 分别作为“蓝色的”和“忧郁的”两个不同义项与 *coat* 和 *heart* 搭配。我们把共用的词称为支配词 (governing words) 或者“轭”, 多个与之搭配的词或短语称为被支配部分 (governed parts)。将支配词与被支配部分分别组合, 就构成了该语句所管辖的多个子句。

据统计, 轭式搭配中动词所构成的搭配占 85.5%, 形容词及名词所构成的搭配占 14.5%, 在动词结构为参照点的轭制构在动词结构为参照点的轭制

1 参见 国学大师网汉语字典 <https://www.guoxuedashi.net/zidian/8F6D.html/>, 2024 年 8 月 30 日。

2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构式中, 动词支配 N_1 和 N_2 的结构占 64.5%, 动词作为 N_1 和 N_2 的谓语的占 21%。¹ 可见轭式搭配的典型结构可以表示为 $V+N_1+N_2$, N_1 与 V 为正常搭配, 而与 N_2 为非正常搭配。 N_1 多为实体名词而 N_2 多为抽象名词, 两者多属于不同的范畴, 只有将它们同置于一个事件域或一个场景时两者才能在语义上并现并协调。所以, 下文也主要以 $V+N_1+N_2$ 形式为例, 对该结构以及拆分得到的 $V+N_1$ 和 $V+N_2$ 两个子结构进行讨论。

对轭式搭配的早期研究主要研究轭式搭配的结构、分类、对比分析和修辞效果, 探讨对轭式搭配的理解、赏析和翻译策略等。分类上, 福科尼耶 (Gilles Fauconnier) 区分了双链接型 (double-link zeugma) 和多链接型 (multi-link zeugma) 轭式搭配²; 戴维 (Donald Davie) 根据主导词在句子中出现的位置将其分为前置轭式搭配 (prozeugma), 中置轭式搭配 (mesozeugma) 和后置轭式搭配 (hypozeugma)³; 皮尔波特 (Robert Pierpont) 从句法和语义的角度分析了 zeugma 和 syllepsis (异叙) 的异同⁴; 布莱克默 (Diane Blakemore) 分析了 zeugma 在文学和非文学作品中的使用效果, 指出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刻意的新奇化, 也是为了实现最佳关联, 使得表达能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特殊意义⁵。此后, 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轭式搭配形成的特殊的认知模式, 一方面, 关注到它是一种结构上的多义词, 具有一词多义属性的支配词需要在语境中确定选择何种意义, 因此, 分配给词汇条目的单一意义是语境专门化的。⁶ 而一些原本不合理的搭配也需要在专门的语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些研究基于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自主/依存分析框架、会话含义理论来解释这一结构的语境依赖性⁷。另一方面, 斯蒂恩 (Gerard Steen)、科尔茨 (Daniel Corts) 等都指出, 轭式搭配本质上是一种隐喻⁸, 因此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参照点理论、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甚至

1 参见王可可等: “英语轭制构式的‘惯性压制+’研究”,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6 (2012): 29。

2 参见 Gilles Fauconnier,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参见 Donald Davie, “Sixteenth-century Poetry and the Common Reader: the Case of Thomas Sackville,” *Essays in Criticism* 2 (1954): 117-127。

4 参见 Robert Pierpont, “Syllepsis or Zeugma: ‘Pickwick’,” *Notes and Queries* 97 (1911): 366。

5 参见 Diane Blakemore, “The Relevance of Reformul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1993): 101-120。

6 参见 Ann Copestake and Ted Briscoe, “Semi-productive Polysemy and Sense Extens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1 (1995): 15-67。

7 参见牛保义: “自主/依存联结——认知语法的一种分析模型”, 《外语与外语教学》1 (2008): 1-5。

8 参见 Gerard Steen, “Towards a Procedure for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2002): 17-33; Daniel Corts, “Factors Characterizing Burst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Gesture in College Lectures,” *Discourse Studies* 2 (2006): 211-233。

心智哲学来阐释轭式搭配的生成机制。申 (Yeshayahu Shen) 还结合语言实验讨论了轭式搭配中并列成分的顺序, 证明中搭配中倾向于熟悉的表达出现在陌生的, 即隐喻性表达之前, 违反这一倾向的句子在回忆中比不违反这一倾向的句子更容易被倒转。¹ 这些研究不再局限于轭式搭配在语言层面的特色, 而更多地探讨了它的认知基础及其影响。

我们赞同轭式搭配的认知基础是隐喻, 但相比于简单的隐喻表达, 轭式搭配的子结构之间会形成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关联, 其中涉及的隐喻理解的认知模式也有所不同, 既有研究使用隐喻理论对非常规搭配的语义进行分析时解释并不充分。此外, 这种特殊修辞手法的使用在语句内部创建了动态的语境, 完整的理解过程不仅需要考察静态的隐喻跨域映射, 还需要还原这种动态性的影响。本文第二节从逻辑的角度, 讨论轭式搭配内部的基本语义结构, 第三节说明其背后的认知框架构建方式不是简单的概念映射和范畴归属, 而是动态的概念整合; 第四节基于动态语义学的基本理念, 以情境语义学为工具形式化这一动态的认知构建过程, 尝试更清晰地刻画轭式搭配的语义生成和理解。

二、轭式搭配的语义结构

从轭式搭配的定义可以看出, 其基本结构包括一个共有的支配词和多个被支配部分, 通过补充或拆分, 将其重新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子结构, 如语句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 可以拆分为 *She opened the door to the homeless child* 和 *She opene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 两个子结构以便分析, 因此支配词是否省略或重复出现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内容, 文中也同时使用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例子。

而同样是轭式搭配的表达, 不同语句在理解时仍然有很大的差异, 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建构的方式。对比下面两个句子:

(1) *The murder kills all the boys and luggage.*

(2) *Lawsuit consumes time and money.*

句 1 拆分后得到 (1a) *kill the boy* 和 (1b) *kill the luggage*, 如果后者单独出现, 并不是一个在惯常交际中能被接受的表达, 理解者很难正确地解读它的含义。而 (2) 中得到的是 (2a) *consumes time* 和 (2b) *consumes money*, 即使两个句子分别出现也不影响对非惯常表达 (2b) 的理解。

据此, 我们可以从语义的逻辑关系上将轭式搭配分为两种模式:

(1) $A \wedge B$ 形式。 $V+N_1+N_2$ 的语义大致可以简化为 $(V+N_1) \wedge (V+N_2)$, 语义理解时, $V+N_1$ 作为常规搭配很容易被理解, 而 $V+N_2$ 虽然相比于 $V+N_1$ 不够常用, 但使用的隐喻也相对常见, 更明显的情况是, 这种隐喻义已经固定在

1 参见 Yeshayahu Shen, "Zeugma: Prototypes, Categories, and Metaphors," *Metaphor and Symbol* 1 (1998): 31-47.

语词中了,相当于一词多义,使用了同一个词的不同意思。据统计, N_1 和 N_2 主要由连接词“and”来连接,其次as well as, but, then, than等连接词,构成并列(77.6%)、转折(9.2%)、选择(7.9%)、递进(3.9%)、和顺序(1.4%)几种语义关系。¹以上几种关系简化为基本的逻辑联结词时,都作为合取式,因此 $A \wedge B$ 形式是轭式搭配语义理解的基本模式。

(2) $A \rightarrow B$ 形式。此时一个 $V+N_1+N_2$ 形式的语句, $V+N_1$ 的语义仍然保留, $V+N_2$ 的语义大致可以简化为 $(V+N_1) \rightarrow (V+N_2)$ 。即异常搭配中隐喻的使用是依赖于前面这个相对惯常的语义的,如果脱离了前一句话构造的语境,这个隐喻表达会被认为是不好的甚至是不可理解的。

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两者在真值条件方面的区别。和经典命题逻辑一样, $A \wedge B$ 为真当且仅当A为真且B为真。考虑到肯定句的隐喻表达在字面上平凡为假,这里需要主体能够独立地认知到其隐喻义 B^M ,因此,表达为真需要判定A和 B^M 都为真,两者任意一个为假则整个表达为假。但 $A \rightarrow B$ 的真值条件不同于命题逻辑, $A \rightarrow B$ 为真当且仅当如果A为真则 B^M 为真,如果A为假则 B^M 无意义进而整个搭配无意义。

直观上,相较于 $A \rightarrow B$, $A \wedge B$ 中的两个子结构的独立性更强。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共轭的两个结构总是基于相同的语境的,存在着语义相互牵连的情况,这使得对其的语义表达更为复杂。很多情况下, $V+N_2$ 单独表述时,该表达也可以被听话人接受,但出现在 $V+N_1+N_2$ 的搭配中, $V+N_1$ 部分会补充相应的信息,使得对 $V+N_2$ 部分的理解指向更明确,内容也更丰富。

以上给出的两种模式也对应于轭式搭配定义中给出的两种情况,合取的相对独立性通常也来源于隐喻含义逐渐被固定下来,新奇隐喻变为惯常隐喻,最后变为语词自身包含的一个稳定的义项。蕴含的独立性更低,如果脱离了前一个子句就会变得无法理解,也就是一个还依赖于上下文的新奇隐喻。而汉语的拈连用法中,对拈词管辖的成员间语义上不要求具有相关性,因此AB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轭式结构的隐喻认知框架

学者们普遍认同,轭式搭配与隐喻关系密切,遵循隐喻的认知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将喻体属性映射到本体使对本体的描述变得容易接受。其中常规搭配充当喻体,属于源域,非常规搭配充当本体,属于目的域。例如:

(3)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

(4) 于是,我打开了抽屉,不仅是打开了抽屉,我打开了自己的心。

按照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上述两个句子分别以“打开门”和“打开抽屉”为源域,映射到“打开心”这一目标域。显然,开门和开抽屉存在差

1 参见王可可等:“英语轭制构式的‘惯性压制+’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6(2012): 27-32。

异, 所构建的认知框架也不同, 但“打开心”的理解在这两句话中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都是指袒露内心。两者理解上的差异只是来自于常规搭配构建的不同语境, 前者因为打开门得到接纳而袒露内心, 而后者则是打开抽屉触发回忆而袒露内心。

申的研究认为轭式搭配的认知机制类似于范畴归属, 支配词提供了范畴, 而共轭的两部分都是这个范畴中的成员, 一个是原型, 一个非原型。即 $V+N_1+N_2$ 的结构中, 由支配词 V 给出一个范畴, N_1 是范畴中的典型, N_2 在该范畴中处于边缘位置甚至不属于该范畴, 而该结构将 N_1 和 N_2 并置, 形成一种认知上的迁移, 将 N_2 也作为该范畴中的典型被理解。¹ 这样能够解释上文给出的例句, 其中“门”“抽屉”属于“被打开物”的典型范畴, “心”不属于该范畴, “打开”的动作被迁移到“心”这一抽象概念上, 在理解者的认知中构造了类似于开门开抽屉的图式并投射为袒露内心想法。这一解释的缺陷同样是将 $V+N_2$ 只作为独立的句子来理解, 而没有将其置于 $V+N_1$ 修改过的语境中, 因此丢失了部分用于理解的信息。

但隐喻语义存在历时的动态变化, 一个搭配会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从新奇隐喻转变为惯常隐喻, 最后成为该语词固定的义项, 不再需要概念框架和上下文语境。可以说, 很多一词多义的情况也是由隐喻发展而来的。因此 $V+N_2$ 是异常搭配还是一词多义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而 $A \wedge B$ 形式与 $A \rightarrow B$ 形式的区分取决于 B (也就是 $V+N_2$) 能否被独立地接受, 自然也没有清晰的划界。上述这些研究没有细分不同情况下不同的语义形成情况, 也没有对其中具体的映射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就像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 这个例子中, 虽然 *open her heart* 的理解离不开 *open the door* 提供的认知模式, 但由于这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隐喻, 即使没有“打开门”构建的语境, 单从“打开心(扉)”看, 我们也能知道“不隐瞒, 表现出内心想法”这样的含义, 但并不知道是因为郁结得以纾解, 感到温暖, 还是被施以压力。*She opened the door to the homeless child* 相当于是“后面供听者展开推理的基础和进行联想的背景, 为解读后面即将出现的异常搭配 *open her heart* 提供发挥的方向”(陈友勋 62)。

从上文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轭式搭配认知的基础是, 利用常规搭配提供的信息作为一个认知背景和认知参照点, 为理解和领会后面的非常规搭配提供思考的方向。为描述隐喻构建认知背景和认知参照点这一方面的作用, 福科尼耶(Gilles Fauconnie)等人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的观点能更好地描述轭式搭配中的隐喻认知相比概念映射理论和范畴归属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所谓的概念整合是心理空间的整合, 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包含四个由投射链彼此连接的心理空间, 其中两个为输入空间(input

1 参见 Yeshayahu Shen, “Zeugma: Prototypes, Categories, and Metaphors,” *Metaphor and Symbol* 1 (1998): 31-47.

mental space), 每个输入空间都是一个情境的部分结构; 由一个跨空间的部分映射将这两个输入空间中相联系的部分分别进行匹配; 两个空间中共有要素组成类属空间 (generic mental space); 由两个输入空间的选择性投射则得到合成空间 (blended mental space)。从输入空间到合成空间的整合过程是通过关键关系的压缩实现的, 包括时间、空间、表征、变化、价值 / 角色、类比和因果关系等。通过压缩这些外在的空间关系, 合成空间中会形成一个新的内在空间关系。¹ 语义解释可以调用不同输入空间及其交互形成的知识, 经过组合、完善、精演等心理操作, 得到合理解释。² 在概念整合的框架下, 轭式搭配是语形和语义双重压缩重组的结果, 将被压缩的成分还原后, $V+N_1$ 和 $V+N_2$ 作为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内容, 投射到合成空间中的要素包括 V 给出的范畴, $V+N_1$ 给出的语境, 和 N_2 给出的填充内容, 并由合成空间中的组合和进一步推理, 构成一个新的认知图式。

四、轭式搭配的动态语义

既然轭式结构的隐喻并不是简单的概念映射或范畴归属, 而是一种概念整合。那么这种整合机制是怎样的, 如何将这一动态的语义对象化? 本节中, 我们用情境理论来重构这一过程, 以更清晰地呈现这一结构中的语义生成。

以蒙太格语法为代表的经典逻辑语义学是一种静态的语义学, 它研究的意义以句子为最大单位。由语言和世界的静态对应得到相应的含义。但对于存在语境依赖的语义现象, 静态的语义学在解释时存在诸多不足, 为弥补这一理论的不足,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动态理论。大致说来, 有“语境变化的理论、信仰增减的理论、指派更新的理论以及动态蒙太格语法等等”(邹崇理 杨蓉荣 27), 统称为动态语义学。这里, 我们选取动态语义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情境语义学 (situation semantics) 作为描写轭式搭配中语义动态性的工具。和其他动态语义学理论一样, 情境语义学也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功效性, “意义的核心是通过表达式传递关于外部世界和我们心灵状态的信息”(Barwise and Perry 1), 是基于情境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情境关联到另一情境的能力。与将意义视为抽象实体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不同, 情境语义学把意义视为情境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真正可分离的实体, 离开情境, 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关系构成的意义也不再存在。

情境是可能世界被认识或被关注的部分, 包含了主体、关系、(时空) 场点、极性四个基本要素。由多个情境组合而成的复合情境可以通过选取时空序列上不连续的时空位置来表达情境的变化过程, 这种动态的事件被称作事件过程。比如当前时空场点中, 主体 a 口渴喝水的事件 e 可以由如下情境表达:

1 参见 Gilles Fauconnier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37-138.

2 参见王勤玲: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对比研究”, 《外语学刊》1 (2005): 42-46。

$$e: = \text{at } \ell: \text{drinking}, a; 1 \\ \text{at } \ell': \text{thirsty}, a; 0 \ (\ell \leq \ell')^1$$

而对于动态语义学强调的语境动态性, 情境语义学的表现方式是情境类型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情境类型 (situation type)² 是具象情境的简单扩充, 它允许信息元中的一些要素也可以是被抽象了的自由变元, 即在一个情境类型中, 其要素既可以包括具象的个体、场点和关系, 也允许抽象的个体未定量、场点未定量和关系未定量的存在, 以此对具有相同要素的一类事件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如果对具体情形中的部分要素进行抽象, 就得到一个抽象情境。比如将时空场点和行为主体抽象为未定量后, $s = \langle \text{thirsty}, x, \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drinking}, x, \ell, 1 \rangle$ 就表示就表示“此时某人又饿又渴”这一类事件。³ 相应地, 抽象情境也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f 分配给每个参数具体对象、关系或极性被还原为具体的情境, 该函数被称为锚定函数 (anchor)⁴。情境类型的引入, 使得个体与集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联得以表达, 方便以相对统一的方式处理具象内容和抽象。

情境类型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由“制约” (constraints) 给出。“制约”是定义在情境类型上的二元关系, 它是信息流的核心机制, 如果适应了该制约, 就能从当前情境跳转到另一情境, 实现信息的流动, 通过给出情境类型到另一个情境类型的信息传递, 语句才获得了意义。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对象有什么意义时, 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涉及该对象的情境所属的情境类与另一情境类之间的制约关系, 即“由一个类型 S 可以得到另一类型 S' , 记为 $C=[S \Rightarrow S']$ ” (Devlin 94)。进一步地, 巴威斯和佩里还将制约分为必然制约、惯常制约、规约制约和条件制约, 其中必然制约是由必然关系产生的制约, 惯常制约是自然规律形成的制约, 规约制约产生于生物群内显式或隐式的规约, 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制约都为条件制约⁵。

我们认为, 轭式搭配的认知机制是概念整合, 认知目标的整合对象有两类, 一是支配词作为范畴给出的框架, 二是上下文及其推理给出的语境。其中, 前者是一个范畴归属, 可以通过支配词构建的情境类来描述, 典型范畴的构建依赖于语言使用, 是一种规约制约。如例 (3) 中, *open* 范畴所包含的对象是“被打开的事物”, 通常具有“改变原事物的关闭状态”“使其处于展开的或伸展”, “允许内外物质交换”等性质, 也就是说, “打开”通过范畴提升理解为“允许事物自由通过”:

1 为简化记法, 情境也可以表示为主体、关系、(时空) 场点、极性的有序 n 元组 $\langle r, a, \ell, i \rangle$, 事件类型中的情境可以记作 $s = \langle \text{thirsty}, a, \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drinking}, a, \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thirsty}, a, \ell'', 0 \rangle$ 。

2 在 Barwise 和 Perry 的理论中, 情境类型也称抽象情境或事件类型。

3 本文中, $a, b, \dots$ 表示个体常元, $x, y, \dots$ 表示个体变元。

4 参见 Keith Devlin, *Logic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2.

5 参见 Jon Barwise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97-99.

E: = at ℓ : open, x; 1

at ℓ : in/out, y; 1

at ℓ : through, y, x; 1

后者是语句对语境动态的修改过程。首先由 $V+N_1$ 对初始情境进行更新¹，再以更新后的语境来理解 $V+N_2$ ，这一语境更新过程也依赖于情境类之间的规约制约。但在修改方式上，前文所述的 $A \wedge B$ 和 $A \rightarrow B$ 两类轭式搭配稍有区别。遵循动态语义学的基本的观点，意义是语境变化的潜力（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CCP）。即语义是一个关于如何用新信息更新一个现存语境的指令，通过这个指令，现有的文本（text）或话语（discourse）片段作为输入对现有语境进行更新，得到一个新的语境，这个改变信息的过程就是该句子的语义。² 语境改变潜力是一种对语境转化过程进行突显的机制，这样，语言的使用就不仅仅直接起到指称客观世界的作用，还通过构建和修改话语参与者共享的语境来发挥作用。采用动态语义定义方式，我们将两类表达形式的语义视为语境的更改，情境语义学的框架下，其外延是一集作为输入和输出的锚定函数构成的有序对。令语义模型为 M ， h 、 g 、 k 为情境类型的锚定函数。

对于 $A \wedge B$ 模式，规定 $\|A \wedge B\|_M = \{\langle h, g \rangle \mid \exists k: \langle h, k \rangle \in \|A\|_M \ \& \ \langle k, g \rangle \in \|B\|_M\}$ 。说的是 $A \wedge B$ 的语义是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输入 h 与输出 g 构成的有序对：以锚定情境类型的函数 h 为输入，存在一个函数 k ，以它的赋值为输出，能够满足 A 的描述，且以 k 为输入、 g 为输出时情境满足 B 的描述。直观上， h 给出的赋值是关于源域本身的， k 的赋值是概念整合框架上的，而 g 的赋值是关于目标域的。这样能够保证 A 和 B 两部分的语义关于当前语境是相容的。

而对于 $A \rightarrow B$ 模式，规定 $\|A \rightarrow B\|_M = \{\langle h, g \rangle \mid h = g \ \& \ \forall k: \langle h, k \rangle \in \|A\|_M \Rightarrow \exists j: \langle k, j \rangle \in \|B\|_M\}$ 。该模式的语义则是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输入 h 与输出 g 构成的有序对：以函数 h 为输入，如果存在输出函数 k 还原的情境类型满足 A 的描述，则存在锚定函数 j ，使得 $\langle k, j \rangle$ 满足 B 的描述。

仍然以上文例（3）为例，拆分得到（a）She opened the door to the homeless child, （b）She opene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child。初始语境是当前会话场景，由于此处没有目标语句之外的上下文，所以初始语境为空。加入（a）后，首先将支配词形成的范畴映射到合成空间中，新的语句进入该认知图式。当听话人接受 She opened the door to the homeless child 给出的信息后，新的语境形成，产生关于此的新的认知图式是一个情境类型 E_a ：

1 允许初始情境为空，在描述没有上下文的轭式搭配语句，如果是肯定句，则初始情境为空；如果是否定句，因为否定只是让核心要素不再核心，而不是对其本身的否定，因此初始情境不为空。

2 参见 Heim, Irene, "On the Projection Problem for Presuppositions," *Formal Seman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P. Portner and B. Partee, Oxford: Blackwell, 2002, 249-260.

Ea: = at ℓ : door, x; 1
 at ℓ : homeless child, y; 1
 at ℓ : attributed to, open $\dot{R}$; 1

对应的锚定函数 $h[Ea]$ 和 $k[Ea]$ 满足: $h(y)=a$, a 是句中所指的那扇门, $h(y)=k(y)=\text{Anne}$, Anne 是所指是那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h(\dot{R})=k(\dot{R})=\text{let sth. out}$, 指范畴归属的性质。

Ea: = at ℓ : mind, x; 1
 at ℓ : homeless child, y; 1
 at ℓ : attributed to, open $\dot{R}$; 1

锚定函数 $k[Eb]$ 和 $g[Eb]$ 满足: $k(y)=g(y)=\text{Anne}$, $k(x)=g(x)=\text{Anne's mind}$ 。

最后, 将两个分句的信息代入, 并与初始情境 $e_0 = \langle \text{at } \ell: \text{door}, a;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at } \ell: \text{homeless child}, y;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at } \ell: \text{open...to...}, a, b; 1 \rangle$ 合并, 由制约对情境进行补充, 构成完整的认知图式。虽然非常规搭配是最终的表达效果是新奇的, 但用于推出该语义的每一步所依赖的仍然是一些规约制约, 在这里, 即使没有上下文, 也可以根据日常语言使用习惯得到制约关系 $C=[S \Rightarrow S_1 \Rightarrow \dots \Rightarrow S_n]$, 其中 $S = \langle \text{door}, x, \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homeless child}, y, \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open}, x, y, \ell, 1 \rangle$ 为常规搭配给出的情境 s 的抽象, $S_1, \dots, S_n$ 为规约制约能合理推出的一系列情境类, “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开门”意味着“收留”, “收留”这一行为能够“让其放松下来”以及进一步地“愿意表达内心想法”, 经过制约关系链补充的推理, 情境类之间的信息传递得以完善, 最终构成了该搭配的完整语义。

轭式搭配中, 拆分得到的两个分句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关联。从逻辑视角看, 两者的关联大致可以分为合取和蕴含两种, 区分的标准是非常规搭配的理解是否依赖于常规搭配。轭式搭配的认知机制是隐喻, 但仅仅理解为概念映射或范畴归属会缺失大量信息, 无法完整地还原轭式搭配的含义, 因此还要考虑句中要素的概念整合。我们尝试以情境语义学为工具还原概念整合的动态过程, 常规搭配中的内容被投射到合成空间后, 自身语义保留, 其中的支配词作为范畴给出认知框架, 用于理解其在异常搭配中的语义, 此外, 常规搭配的分句还对语境进行了更新, 成为理解异常搭配的新语境。这一整合给予了异常搭配理解所需的背景信息, 保证前述两种形式的轭式搭配都能得到有效的理解, 且追求修辞效果而进行的压缩并没有导致语义的缺失。

Works Cited

- Baldick, Chri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P, 2004.
- Barwise, Jon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 Blakemore, Diane. "The Relevance of Reformul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1993): 101-120.
- 陈友勋: “轭式搭配的认知理据”,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2007): 61-

63。

- [Chen Youxun. "A Cognitive Account of Zeugma in E-C Translation."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07): 61-63.]
- Copestake, Ann and Ted Briscoe. "Semi-productive Polysemy and Sense Extens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1 (1995): 15-67.
- Corts, Daniel. "Factors Characterizing Burst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Gesture in College Lectures." *Discourse Studies* 2 (2006): 211-233.
- Davie, Donald. "Sixteenth-century Poetry and the Common Reader: the Case of Thomas Sackville." *Essays in Criticism* 2 (1954): 117-127.
- Devlin, Keith. *Logic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 Fauconnier, Gilles.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Cognitive Science* 2 (1998): 137-138.
- . *The Way We Think*.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 Heim, Irene. "On the Projection Problem for Presuppositions." *Formal Seman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P. Portner and B. Partee. Oxford: Blackwell, 2002. 249-260.
- 牛保义: "自主 / 依存联结——认知语法的一种分析模型", 《外语与外语教学》1 (2008): 1-5。
- [Niu Baoyi. "Autonomy/Dependence Alignment—An Analytical Model of Cognitive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 (2008): 1-5.]
- Pierpont, Robert. "Syllepsis or Zeugma: 'Pickwick'." *Notes and Queries* 97 (1911): 366.
- Shen, Yeshayahu. "Zeugma: Prototypes, Categories, and Metaphors." *Metaphor and Symbol* 1 (1998): 31-47.
- Steen, Gerard. "Towards a Procedure for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2002): 17-33.
- 王可等: "英语轭制构式的'惯性压制+'研究",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6 (2012): 27-32。
- [Wang Ke et al. "A study of inertia coercion+ of Zeugma."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6 (2012): 27-32.]
- 王勤玲: "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对比研究", 《外语学刊》1 (2005): 42-46。
- [Wang Qinling.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 (2005): 42-46.]
- 邹崇理、杨蓉荣: "动态语义学的发展和创新思维",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2001): 27-30。
- [Zou Chongli and Yang Rongro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of Dynamic Semantic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5 (2001): 27-30.]